



06979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羣書治要

卷十八

一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采

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況乎涉豐草騁工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

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

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羣書治要

卷十八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棻

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斂省不奪民時卽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紆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

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羣書治要

卷十八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樊作蔽

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

舊無下
綴氏二
字補之

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
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
草躋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綴氏令綴氏便之遷齊王大
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

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

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

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四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葉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

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

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

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

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舊無石
建二字
補之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正賀夏侯勝韋立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迺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羣書治要

卷十八

五

連筠抄叢書
靈石楊氏琛

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

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
耐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
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

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

而踰嶺驕竹輿車也嶺山嶺也控舟而入水行數百千

舊無竹輿二字補之通下有船字

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多蝮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六 連筠箬叢書靈石楊氏采

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

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

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

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亾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

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

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囚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羣書治要

卷十八

七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以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州爲家

入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隴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舊無民
不得挾
弓弩六
字補之

吾正壽王字子憲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耒鉏耨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
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
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
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
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
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
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
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
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恣
羣書治要

卷十八

九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乘

戰必危天下旣平春蒐秋獮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
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
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
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

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轍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與外國交市若
章邯之比也

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效也書奏召見迺拜爲郎中偃數上疏言

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

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十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

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羣書治要

卷十八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爲更生鄒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
郎降羌棘略穢州

東夷也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
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
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
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
齊晉所以亾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羣書治要

卷十八

三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榮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
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
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
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
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
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
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
曰盡善禹曰無聞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
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

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羣書治要

卷十八

古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之路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立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情愴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
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
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弃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
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
羣書治要

卷十八

五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亾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
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
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
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
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
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

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至作獵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卽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正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羣書治要

卷十八

六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棗

舊無取
給萬民
所五字
補之

爲苑何必蓋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徂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稜粟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舊無苑
字補之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不敢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

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紂於宮中設九市也

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

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

羣書治要

卷十八

七

連筠綴叢書靈石楊氏棗

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

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

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

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悖

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

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

先生對曰昔者鬪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羣書治要

卷十八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紂此二臣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

天下咍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

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

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隤

國家為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啣啣終無益於

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

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

舊無今
則不然
四字補
之

廣下脫
其字

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
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
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
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
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
祖義衷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
羣書治要

卷十八

九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棗

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
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
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採

舊無左
字補之

千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邀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羣書治要

卷十九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棨

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獻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取國家

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亾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三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采

舊無少
傳二字
補之

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子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

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齔
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
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
夫爲丞相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
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
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
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
爭成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

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亾秦之鐘聽鄭衛之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四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
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
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
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
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
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
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

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
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
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
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
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
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
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五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采

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
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偽萌生刑
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
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
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
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子女則曰尙公主國
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
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
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

舊無俗
字無儀
字皆補

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亾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
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
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
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
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
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
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元帝初卽位徵爲諫大夫數虛
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棨

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
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
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
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
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轉轉益甚臣下
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
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大古難宜少
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

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漆器物

東西織室亦然

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妾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遺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仁不讓獨可以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棨

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諍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髮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八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
爲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
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
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俗調和陰陽
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
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
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
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

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圍陵之女罷倡樂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
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
省其半

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
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
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
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亾之徵陛下所親
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
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

姓下舊
有家字
刪之

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
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
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
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亾去城郭盜賊並起
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爲災
一亾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亾也貪吏並公受取不
已三亾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亾也苛吏繇役失農
桑時五亾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亾也盜賊劫略取
民財物七亾也七亾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
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民有七亾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
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
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冝加惻隱於細民助陛
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
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
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
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

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

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

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

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爲

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盧蒼頭侍從因呼盧兒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

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

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誠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

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

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

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

舊無宣
字補之

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十一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采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尙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取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

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亾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萊

舊無上
曰至何
道九字
補之

何不以幽厲下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取所信任與圖事帷

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
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顯
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
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
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

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
羣書治要 卷十九 古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棊

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
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
安世也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

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

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

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

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

下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

舊無豐
上書之
豐補之

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
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尙猶
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
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亾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
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
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
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眾
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
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
輔上封事曰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
下不畏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
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
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有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閒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羣書治要

卷十九

六

連筠繆叢書
靈石楊氏棊

豫

豫悅
豫也

灾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裒直盡下

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尙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

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
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尙有因
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
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傅太
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
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
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
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
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
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七

連筠繆叢書
靈石楊氏采

揚非舊
作諛諛
改之
下二字
其舊作
其改之

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
咎悔及之矣故舉過揚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
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剛則惡其奪已
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
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
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
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共蓋之雖是而
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
事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
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效則盡
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土不利於下
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
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
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
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
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
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
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
欲無言者也

吾作子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
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
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
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
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
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
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
羣書治要

卷十九

文

連筠芻叢書
靈石楊氏棊

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
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
也彼必奔走遠遜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
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
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
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
皆受遺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
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
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

舊無常
字補之

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
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
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
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
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
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
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
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言上新卽位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
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
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
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
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
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
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

舊無下
望之二
字補之

拊手曰果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爲
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羣書治要

卷十九

二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張穆校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一

連筠繆叢書
靈石楊氏棊

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翰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

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
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二

連筠縵叢書
靈石楊氏棻

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閭陋奉承大業親

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肩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蹀躞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

擲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有作苟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
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炅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灾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
畝不繫闕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
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
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
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
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
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
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五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某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
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
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
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
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
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鑿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
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
之矣閒勅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彊行賂於下貪吏
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

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
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
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
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
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
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
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
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
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
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
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
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
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
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宜舊南海獻龍眼
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

舊無時
臨至縣
補之
接十字

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遭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尙簡節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

舊無下
貴人二
字補之

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
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
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
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
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
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
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八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栗

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
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
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
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
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
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
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
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閒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

舊無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之字皆補

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褻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

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
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
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
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
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
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
憂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
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
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
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
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
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
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
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
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
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

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
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
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
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
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
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
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
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省作著

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
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
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
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
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
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
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
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

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舊無拜
廷尉三字補之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冑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

非舊作
無改之

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貫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闔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

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古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繆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

舊無以
字補之

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
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
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
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羣書之要

卷之二十一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三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十八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尋香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大崇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蕭曹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拜類驃騎大將軍參遠侯杜茂

燿公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會天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夫未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六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兼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傳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七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棊

尙舊作
尙改之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曰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

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
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
佛鬱行死誠可痛惜弁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
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
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
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
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
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
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文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榮

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
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
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
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
田橫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
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閉關險難
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二年作
三年

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拔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
纓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
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
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尙奢靡
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
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
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琛

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
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
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餽素簡所安發自
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中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尙於此陛
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
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
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
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大后
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
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
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
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
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斃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
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
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
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
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闕邪亭長素善吏歲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
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
盾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
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
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卽位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
二千戶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

四字補之

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圭

連筠篠叢書靈石楊氏采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終
苗夔校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宋真宗與共命陳留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通鑑後漢書二

傳宋真宗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

羣書治要

卷第二十二

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譙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

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二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尙書尙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
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
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
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
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
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
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三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葉

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
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
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
宜如舊制帝從之

其書歸才公顧林奏曰夫人情挫辱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
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
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
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
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

舊無怨
字補之

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
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
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弗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
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
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
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
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
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
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
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
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
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
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
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
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永行

養下舊
有良字
刪之
舊無遺
宗至餘
合十七
字補之

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
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
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
請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丞衍丞
衍等疑不宥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
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邴矜以晉魯不喪其邑
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
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
北地丞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
怨衍等不時至丞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行獨見
黜丞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
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
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
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
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
論功當封以讓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
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褻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

浪作狠

俊傑五日明好惡六日簡法令七日差秩祿八日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尙書令王護尙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六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

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譽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旣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尙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棨

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尙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佞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

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
 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
 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
 大而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
 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
 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諫豕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
 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
 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
 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
 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暉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
 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
 大明遠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
 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
 中門候爲參封尉

舊無封
字補之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
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伋因言選
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
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
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
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
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
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
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九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
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
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
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
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
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
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

帝下舊
有後字
刪之

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覲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十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棨

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

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十一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棨

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
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
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
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
假宰輔之權及亾新王莽遭漢中哀專操國柄以偷天
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
學爲明徽許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
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十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採

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
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
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土
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
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
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
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
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十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

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
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
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學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
又日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
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
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十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
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
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
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
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尙書時交阯
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

舊無以
字補之

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尙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請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栗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入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謹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咎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賞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

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
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
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
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此殿
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
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山莊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
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
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七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采

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卹之
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
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遼縣有
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

山作公

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
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
徵拜尙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
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

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貫耶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
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
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
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
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
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
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
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
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七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采

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
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
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
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
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
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
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
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正明有言仁

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大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舊無後
帝至疏
諫十九
字補之

取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閣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

舊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十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尙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

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尙書暉因稱病篤不肖復署議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尙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羣書治要

卷二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帝欲賜爵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尙書是時承永平故

事吏治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尙深刻治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三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梨

屢有嘉瑞

龍子忠字伯始擢拜尙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詔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
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
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
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
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
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
屯絕城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
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
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
羣書治要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卷二十二
三
連筠籒業書
靈石楊氏棊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卒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
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
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
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
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
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
荒極乎且南方暑溼障毒五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
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
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舊善上
有修字
惡上有
行字
刪之

舊無南
方至互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先

武九字補之

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
悉罷邊屯

舊無參
以至得
會九字
補之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太尉是時三公之中
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
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
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
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
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
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
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國以賢
盡書治要

卷二十一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栞

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
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
太尉

舊無寶
憲之寶
字補之

崔駟字亭伯涿郡人也寶太后臨朝寶憲以重戚出內
詔命駟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
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
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
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

家下無
之字

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
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
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
可不慎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
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於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
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擅
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
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
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
羣書治要

卷二十二

五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棊

卒于家

06979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劉傳堂校

